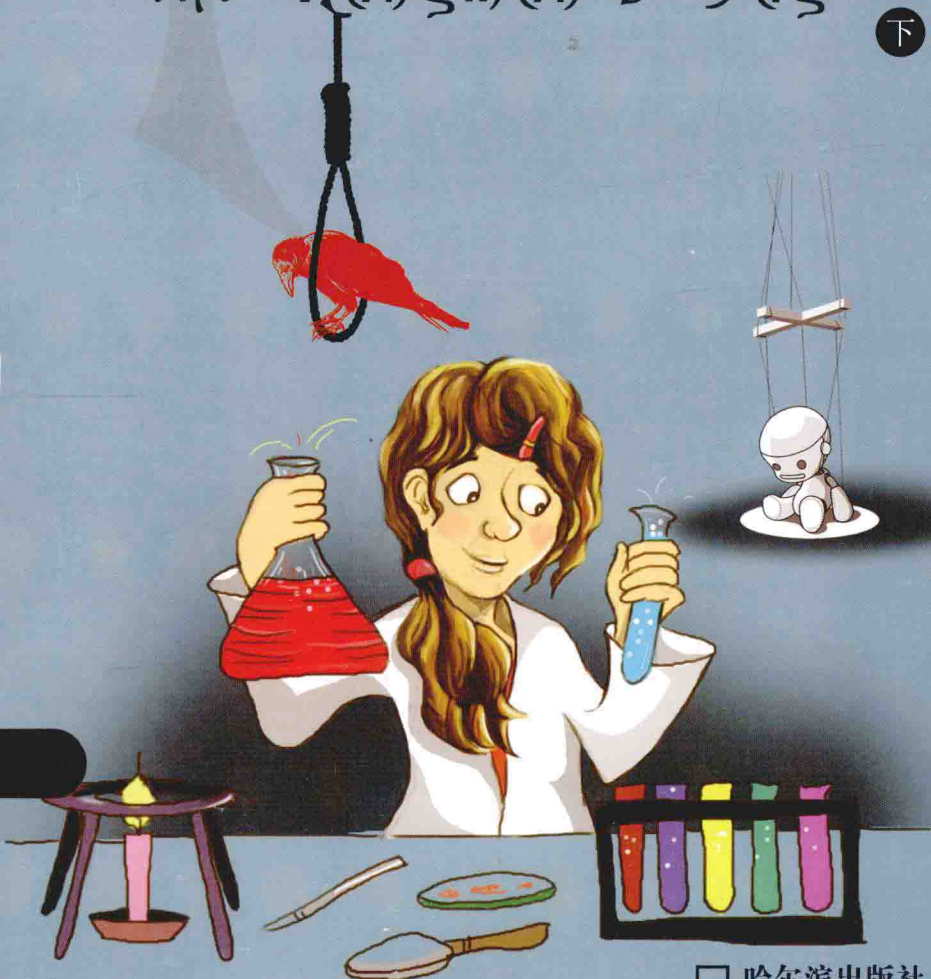


[加] 艾伦·布拉德利 著
侯雁慧 译

木偶的秘密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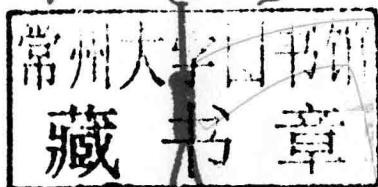


(下)



木偶的秘密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3 - 0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偶的秘密/(加)布拉德利著;侯雁慧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

(弗拉维亚·德卢斯系列)

书名原文: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ISBN 978-7-5484-1673-9

I. ①木… II. ①布… ②侯… III. ①推理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9958 号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By ALAN BRADLEY

Copyright: © 2010 by Alan Brad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木偶的秘密

作 者: [加] 艾伦·布拉德利 著

译 者: 侯雁慧 译

责任编辑: 富翔强 路 嵩

责任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673-9

定 价: 30.00 元(全 2 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爸爸和费莉丝蒂姑姑在前面带路，道格尔戴着黑色圆顶硬礼帽殿后。我们和往常一样，排成松散的一列，像鸭子过池塘一样穿过田野。田野一望无际，在晨光中宛如约翰·康斯太布尔^①的油画，悠远宁静。我一点也不惊讶，在约翰·康斯太布尔的画作，如《干草车》或者《戴德姆风景》等背景里，我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草上的露珠像钻石一样折射出多彩的光芒。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露珠会被阳光蒸发，但这也丝毫没有影响我此刻的心情。

被阳光蒸发！难道这不正是宇宙为芸芸众生储存的吗？总有一天，太阳会像红气球一样爆炸的，那时地球上的

^① 约翰·康斯太布尔: John Constable, 1776年6月11日生于英格兰萨福克郡的东波高特地区, 1837年3月31日卒于伦敦。英国画家, 以风景画著称。



木偶的秘密

所有人都会瞬间分解成碳。《创世记》里说得还不够多吗？“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可不是无聊的古老宗教，而是严谨的科学观察！碳才是伟大的平等者——死神。

钻石也不过是碳而已，但是碳原子以晶体结构的形式排列，使得钻石成为自然界已知的最坚硬物质。这就是我们的归宿。我很确定，我们命中注定会成为钻石！

思考这样的问题真让人兴奋：世界毁灭很久以后，我们的残骸会转变为铺天盖地光彩夺目的钻石粉尘，在濒死太阳的红色光线下飞向永恒。

而对鲁伯特·波森来说，这样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哈夫兰德，我非常怀疑，”费莉丝蒂姑姑说道，“教堂还会不会做祷告。考虑到才发生的事，这样做好像不太合适。”

“莉丝，英格兰的教堂啊，”爸爸回答道，“就像时间和潮汐一样，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说了，那个人死在教区大厅里——教区大厅可算不上是教堂里面。”

“也许吧。”费莉丝蒂姑姑嗤之以鼻，“不过，要是白跑一趟，我可是不干的。”

但爸爸说得没错。石墙就像绷紧的腰带一样守护着教堂墓地。我们沿石墙走过去，一眼望到小路尽头，就看到休伊特警长蓝色沃克斯豪尔轿车的引擎罩。我们走过门廊，进了教堂，也没看到休伊特警长。

晨祷就像安魂弥撒一样庄严。我知道，肯定是因为我



们德卢斯家族是罗马天主教徒——实际上，我们只是得到了特别许可，尽自己的一份心意罢了。之所以定期参加圣坦克雷德的礼拜，一方面是因为离家近，另一方面是因为牧师是爸爸的好朋友。

“还有，”爸爸说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是必须的。”

今天早上，教堂人满为患。就连钟楼下面的露台，都挤满了围观的村民。大伙儿都装着很体面的样子，实际上却是想离犯罪现场近点。

哪儿也没有看到尼奥拉，我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也没看到马利特夫人和她丈夫阿尔夫。此时此刻，马利特夫人一定在用香肠和问题对尼奥拉进行轮番轰炸呢。“服务兼刺探。”达菲会这么形容。

辛西娅正跪在前面中间位置做祷告，不知道在礼拜开始之前，她想贿赂哪位神。她总是第一个跪下，也总是第一个起身。我有时会想，她就是圣坦克雷德的精神舵手吧。

这一次，事关我认识的人，所以我对布道很是期待。我推测牧师会说些超凡脱俗而又诲人不倦的话，讲些由鲁伯特的死所带来的启示。没准儿他会说“有生之中必有死”。

不过，等牧师最后走上讲坛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克制住了。辛西娅戴着白手套的食指在木架上摩挲提醒着牧师，不过这绝对不是全部的原因。架子上零零散散地放着几本《赞美诗集》，还有一本《公祷书》。实际上，牧师提也没提鲁伯特的死，就做完了布道。



木偶的秘密

“鉴于昨晚的不幸事件，”最后牧师庄严地低声说道，“警方要求占用教区大厅直到整件事情处理完毕。因此，本来会有的茶话会，今早就挪到了教区牧师住宅。祷告结束后，衷心希望诸位能来参加。现在，愿圣父、圣子、圣灵……”

就这样完了！就跟处理博恩佩尼·贺瑞斯在巴克肖被杀的事情一样，他压根儿没提“我们当中的陌生人”。没有对灵魂不朽的深思……什么都没有。

实话实说，我觉得自己真是被骗了。

要想像软木塞弹出瓶子那样直接从教堂冲到外面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在圣坦克雷德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得在门口停下来，同牧师握手，并对布道、天气或农作物什么的做点评论。

爸爸说的是布道，达菲和菲莉都说的是天气。这两头蠢猪！达菲说天空明净如洗，而菲莉说天气舒适温暖，所以我就没多少选择余地了。这时，牧师已经和我握手了。

“梅格怎么样了？”说实话，我早把疯梅格的事情忘到脑后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所以就脱口而出了。

是牧师的脸色真的变白了，还是我的幻想？

他迅速地左右看了看。辛西娅正在回教区牧师住宅的路上，此刻已经走了一半距离，正在墓碑间徘徊呢。

“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牧师说道，“你看，她——”

“牧师！我要找你算账！”



来人是邦尼·斯皮尔林，鸚鵡庄园斯皮尔林家族的一员。爸爸评论过，这个家族已经每况愈下，走到尽头了。

邦尼的身材像个典型的大写字母“D”，没人能从他身旁越过去，牧师此刻就被紧紧地卡在了邦尼的大肚腩和教堂门框中间。估计费莉丝蒂姑姑和道格尔就像沉没的潜艇里的船员排队等着依次进入救生舱一样，被堵在门厅里了吧。

既然邦尼要和牧师算账（大概是什一税^①和跪凳垫子失修之类的事情），我就有机会开溜了。

“哦，天啊。”我对爸爸说道，“看起来牧师被扣留了，那我先去教区牧师住宅，看看能不能帮忙端茶倒水。”

对于我这么热心的孩子，恐怕世上的任何一位爸爸都不会拒绝吧。因此，我像只野兔一样冲了出去。

“早上好！”从辛西娅身旁跑过去时，我大声说道。

我越过台阶，跑到教区牧师住宅的前面。门开着，能听到屋子后面厨房里传来的声音。应该是妇女协会的吧。她们早早就到这儿来烧水了。

我站在昏暗的走廊里仔细倾听着。时间紧迫，可不能被别人发现我在偷听。我最后看了一眼铮亮的棕色油毡，溜进了牧师的书房，关上了门。

① 什一税：源起于《旧约全书》时代，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按照教会当局的规定或法律的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由征收什一税而建立的制度亦称什一税制，简称什一税。



木偶的秘密

当然，梅格早就离开了，不过牧师昨天给梅格披上的那条阿富汗毛毯还皱巴巴地团在马鬃沙发上。梅格醒后好像只是把毯子随手一扔，就起身离开了房间，只留下了一股森林的气息。说森林的气息还好听点，其实是混杂了腐叶和黑土的气息，那种不太注重个人卫生所留下的气息。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门就被推开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不用说，来人是辛西娅。她鬼鬼祟祟地关上身后的门。

“哦，你好啊，理查森夫人。”我忙打招呼，“我只是来看看梅格还在不在这儿。当然，不是说她还在这儿，我只是担心她，你看……”

说不明白，就上手。以前这种伎俩屡试不爽，希望这次也能奏效。

我一把抓起阿富汗毛毯，开始叠起来。有东西一下子落在了毯子上，不过声音几乎很难听到。

“我只是想帮着收拾干净，再去厨房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讨厌！”我故意松开了毯子的一角，“噢，对不起，理查森夫人，我笨手笨脚的。在巴克肖，我们都被宠坏了，你知道的。”

我笨手笨脚地把毯子在地板上摊开，蹲下身来重新折叠。我用身体挡住了辛西娅的视线，手指在色彩鲜艳的羊毛方块底下摸索着。



马上就找到了：一块冰冷扁平的金属。我把拇指当作夹子，将那块金属紧紧地按在掌心里。只要我的双手一直在移动，就不会有问题。这就是手法娴熟的魔术师惯用的伎俩。稍后再把这东西放进口袋也不迟。

“好了，把那个给我。”辛西娅说道。

我惊慌失措！她到底还是逮住了我。

辛西娅走进房间。我手足无措，像舞枪柄一样挥舞着双肘，腿直打战。

“噢！”我说道，“这毯子弄得我浑身痒痒。我对羊毛过敏，真烦人。”

我开始疯狂地挠痒痒：胳膊、手背、腿肚子……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双手别停下就好。

我挠到脖子的时候，忙把手伸进衣领里，松开了那块金属。我感觉到它从掌心滑落了下去——停在了腰部。

“把那个给我。”辛西娅又说了一遍，从我手里夺过了毯子。

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见我找到的东西，不由得松了口气。既然她要的是阿富汗毛毯，我巴不得拱手相让呢。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像狗一样，在身上狠狠地挠了几下。

“那我去厨房帮忙。”我说着朝门口挪去。

“弗拉维亚——”辛西娅在门口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凝视着她那双水汪汪的一动也不动的淡蓝色眼睛。

就在此时，走廊那边传来了一阵笑声，第一批教区居民



木偶的秘密

从教堂赶过来了。

“德卢斯家族的女孩擅长一件事，”我挣脱了她，朝她笑了笑，走出门外，“就是泡茶。”

其实和煤矿里干苦力的驴子一样，我才不愿意泡茶呢。

不过，我还是径直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

“早上好，罗伯茨夫人！早上好，罗珀小姐！我来看看茶杯和茶托够用吗？”

“足够了，谢谢你，亲爱的弗拉维亚。”罗伯茨夫人说道，她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忙活这个了。

“不过你出去时，可以把鸡蛋放在冰箱底层。”罗珀小姐对我说道，“昨天送鸡蛋的女士肯定把鸡蛋放在厨房灶台上了。无论如何，这种天气，东西都保存不了多长时间的。等你放完鸡蛋，亲爱的，把水壶里灌满柠檬水吧。斯皮尔林先生喜欢做完礼拜后，美美地喝上一杯。你看他每次捐献都那么大方，我们可别招他讨厌，对吧？”

在她们给我安排别的工作之前，我赶紧跑出厨房。罗伯茨夫人和罗珀小姐会在洗茶杯或者什么时候，夸我是个好姑娘的——和她姐姐一点都不像。

爸爸还站在教堂墓地的碎石路上，耐心地听邦尼·斯皮尔林发牢骚呢。现在，邦尼正把他对牧师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复述给爸爸。爸爸不时地点点头，估计是在防止自己打盹儿。

我离开小路，踏进草地，装作去查看一块饱经风霜的墓



碑上的碑文。墓碑耸立在草地上的样子就像绿色树胶里伸出的一块黄牙。我背对着那些闲聊者,把刚才掉进衣服里的那块金属取了出来:我猜得没错,是尼奥拉的蝴蝶形搪瓷粉盒。捧在手心里的粉盒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梅格一定是在牧师书房的沙发上睡觉时,把粉盒掉了出来。

我把粉盒塞进口袋里,心想过后再还给尼奥拉吧,她一定很高兴看到物归原主的。

我回到家人中间,看到达菲正坐在教堂墓地前方的石墙处,鼻子都要贴在罗伯特·伯顿^①的《忧郁的解剖》上了。达菲最近正痴迷于此书。不过,她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么厚一本书带进带出教堂的呢?我凑过去一看,才发现她在书的黑色底封上粘上了锡纸做的精致十字架。她这个骗子!干得好啊,达菲!

菲莉站在一棵橡树下,任头发披散下来遮住自己的脸,正在放声大笑,估计是希望做这个姿势能使自己看起来像演员维罗妮卡·莱克。旁边那位欣赏菲莉的人穿着宽松的羊毛套装,仿佛高大的、金发碧眼的北欧神一样。我花了点时间才认出那个人原来就是迪特尔·施兰茨。我忽然觉得,迪特尔简直就是菲莉的奴隶,像拴了橡皮筋的小球一样

①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英国作家、教士。代表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年)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文学的风格,为弥尔顿、斯特恩、兰姆、济慈等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这本书中,伯顿按照亚里士多德和盖仑对忧郁症(melancholia)所作的医学分类,分析了很多情绪混乱的症状。



木偶的秘密

对她言听计从。他像疯狂的啄木鸟一样点着头，傻笑着。

他们甚至都没发现我的厌倦神情。

费莉丝蒂姑姑正和一个戴着助听器的老人交谈。从她们的谈话得知，她们是老相识了。

“人总不能猫着腰吐口水吧！”那个老女人一边说，一边把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指蜷起来。两个人都猥琐地咯咯大笑了起来。

此刻，道格尔则耐心地坐在一棵紫衫树下的长凳上，闭着眼睛，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面向着夏日的阳光，仰望着世界，活像一尊正在做礼拜的现代铜像。

根本没人注意我。我就自己玩自己的吧。

教区大厅门廊处双开门上挂了一根绳子，绳子上吊着一则告示：警戒线——请勿跨越。

我不跨越：我绕到教区大厅后面，从一个出口进去。

里面漆黑一片。我知道，走廊尽头有扇门，正好通向观众席，我右边有几个台阶通向舞台。

我听到了几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不过就算我竖着耳朵，最后也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一定是黑色的天鹅绒帷幕挡在舞台前面，吸收了他们的话。

既然听不出他们的窃窃私语，也不想冒险被他们逮到我在偷听，我索性在台阶上重重地跺了几下脚。

“喂！”我叫道，“有人要喝茶吗？”



休伊特警长正站在一片明亮的灯光下和伍尔默警官及格雷夫斯警官交谈。他一看到我，马上住了口，大步穿过木偶戏剧场后面的舞台。

“你不应该到这儿来的，难道你没看到告示吗？”

“对不起。”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是从后门进来的。”

“后面没贴告示吗，警官？”休伊特警长问格雷夫斯。

“对不起，长官。”格雷夫斯警官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马上去处理。”

“现在太迟了。”休伊特警长说道，“已经来不及了。”

格雷夫斯警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紧蹙：“对不起，长官，都是我的错。”

“算了，”休伊特警长继续说道，“我们差不多调查完了，也不算是大祸。下次记住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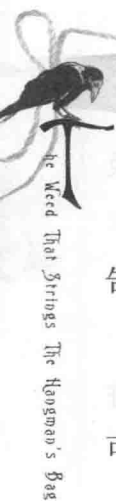
“是，长官。”

“那么，”休伊特警长转头对我说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别拿喝茶这种废话忽悠我。”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最好是对警长实话实说——至少得直接回答问题。我提醒自己，适可而止，但也用不着和盘托出。

“我正在针对几点问题做记录。”

其实我根本没做笔记。不过现在既然想到了这个，我发现倒是不赖。我晚上会做笔记的。



木偶的秘密

“笔记？你干吗做笔记？”

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干脆什么也没说。我总不能告诉休伊特警长，道格尔认为这是谋杀吧。

“现在，弗拉维亚，我恐怕得叫你离开了。”

趁着警长说话的时候，我忙四下里张望着，想找到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

突然我看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差点没高兴得喊出声来。我的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埃德加·爱伦·坡^①！”我大声说道。“《失窃的信》^②”。

休伊特警长看着我，觉得我疯了。

“你熟悉这个故事吗，警长？”我问道。达菲在平安夜给我们大声朗读过。

“大家不都熟悉吗？”警长说道，“现在，请你行行好——”

“那你一定会记得信藏在什么地方：壁炉台上——一眼就能看到——用蓝带子挂着，晃来晃去呢。”

“的确如此。”休伊特警长对我淡淡一笑，一副宽容的模样。

我指向休伊特警长头上不足一英尺的木偶戏舞台的木

①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作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其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

② 《失窃的信》：被奉为侦探小说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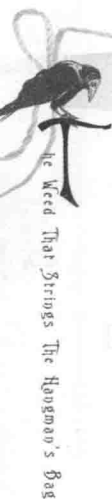


头栏杆。

“切断电源了吗？”我问道。

“我们又不傻，弗拉维亚。”

“那么，”我跳起身，差点碰到了那个东西，“也许我们可以告诉牧师，我们找到了他丢失的裤夹。”



木偶的秘密



一开始还真是很难看到。黑色金属裤夹放在涂成黑色的木头上,几乎很难发现。要不是有炭的碎末,我还真不可能注意到裤夹。

黑色连着黑色。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中,我竟然找到了那小小的裤夹。我真为自己骄傲啊。

裤夹夹在一根木杆上,仿佛木杆是人的脚踝,下面有根电线,电线与舞台上方的—排切换开关相连,用来控制下面色彩斑斓的脚灯。就算是我站的位置,也能看到有一段电线的绝缘层被刮去了,暴露在外的铜线发出微弱的光芒。

“天啊!”休伊特警长说道,“你怎么知道这是牧师的?”

“很多事情啊。”我掰着手指一个个道来,“首先,周四下午我听到牧师说他丢了裤夹。其次,我确定昨天下午演出之前,裤夹还不在这里。鲁伯特让我在下午场的演出之